◎十二支壽星三百二十九元
◎十四支壽星三百二十六元
◎復新綠牌麵粉三元三角五
◎藍牌麵粉三元二角七分
初十日　公和　江永
十一日　鄱陽　江新
十二日　江順　瑞和
夜九日　大慶　鳴鶴
十一日　大和
十二日　大吉
注意・預報有效期間以二十四小時爲限

兩個・白布八個・金印戒四個・金鐲環一副・銀鐲三副・女皮衣二件・布夾袍一件・洋傘三把・零星首飾二十餘件・布衣約十餘件・（已經緝獲贓物）計白布四卷・藍布一卷・柳條布一卷・女皮襖一件・女皮背心一件・女棉襖一件・女藍布襖一件・大褂一件・花布包袱兩個・雜銀首飾二十一件・洋傘三把・青布四疋・

昨日（初四日）清晨・張分所長親自將各犯及贓物押解縣署・並備文具報緝獲情形・上午九時・厲知事開庭審訊・據陸月康供認同前・吳照供認同前・又訊「與王家並無仇隙・此次係盤信慣做竊盜之王二王福教唆・初一・夜渴動身・初二到港・共九人・當夜伏在河口紙河西坟墩內・王二沒有來・」據王寶供・向不爲盜・此次係被吳照拖來・吳照起意・由楊二約我・據彩金元供・此案係吳照起意・渠先與王二王福接洽・商議至數月之久・現始實行・訊畢・收押看守所・聽候再審・

查此案之犯吳照・係事主王鵬程家之近鄰・平日與王家既無仇隙・且有老母在家度日・不無仰賴隣里照拂・此次竟生心不軌・於冬防戒嚴期間・勾引外寇・潛入內地・犯此重案・當然依照懲治盜匪條例辦理・以儆效尤而泯隱禍・其餘各從犯・亦應盡法嚴懲・不能姑縱・至於在逃之沙亮兒馬大楊二王福王二等犯・據吳照等供・係逃回上海・縣署應即趕開年貌住址・備文咨行上海縣緝解・歸案懲辦・事不宜遲・遲恐渠輩聞風遠颺也・歷來通境各處發生盜案・警察人員・雖不乏認眞緝捕・而能如此案之當夜在市區境內緝獲正犯者・實尠・此蓋由於張分所長之辦理敏捷・措置周密・參用軍事設施分途截斷盜寇之生路・故該犯吳照等於六小時內・即束手就擒・一鞫而服・當此冬防嚴戒期內・軍警負治安之全責・官廳非嚴於賞罰・無以昭激勸・應請縣長傳令嘉獎・並於呈報省廳時・詳爲聲敘獎勵・記者以此案發生嚴重時局之下・不僅一鄉一鎭之問題・其應付處斷・實繫全縣治安關鍵・故不憚贅詞・發表意見如此・不識賢長官意旨云何・

●南通市河濬填工程計畫書（一）

南通警察廳長李萬里議擬

查市河東自東北水關入口・至玄武橋・一支北折至倉河・一支南經察院橋至大聖橋・由大聖橋復分二支・一支東經泮宮出東水關・一支西經平政橋直出西水關・會入城河・實測全長約五百丈・全河以東北水關至玄武橋水量較深・玄武橋至大聖橋尚有微潦・由大聖橋經平政橋則全淤涸・有時潮橫之水變爲深黑色・日光稍烈・穢氣四播・其中微生蟲不知凡幾・本廳對於市河・認爲衛生之首要問題・極思從事疏濬・而工程甚大・欲有益於地方・尤不願重地方之担負・擬以本廳長督同判充苦力之犯人爲之・經多次考慮・因派丁技正道凡逐段勘測・就所閱述・參以鄙見・擬以濬填兼施爲主旨・更附以全填或全濬之計畫・填的材料款項・唯地方父老是賴・而本廳能力之所及・則爲濬的一層・將來應採用何項方法・爲實施工程之標準・徵乞地方父老有以教之・茲謹將一切計畫・條陳於左・

（甲）濬填兼施・查舊有市河・爲市民唯一出水之要道・民二曾經濬治・不久即淤・去歲亦曾挑濬・仍未著效・茲若實行整理・鄙意應分濬關及填築兩種方法・其由東北水關西至玄武橋・南行而經察院橋大聖橋・復由泮宮而出東水關之一段・則主濬・其由大聖橋經平政橋・西出水關之一段・則主填・所以主濬者・因東北水關與東水關偏居東部・適成環形・將來河床加深・水量即暢・而泮宮又爲聖廟法定之河線・勿論風水與文化有無關係・若爲水量通暢計・則非濬不爲功也・所以主填者・因大聖橋至西水關全爲繁盛市面・河身狹窄・且均淤涸・而兩岸全係商店之後進・甚有自設木橋以通南北・及架木樁以支墻屋・似此種種情形・既不可濬・則應主填・填之後而如何可以無碍於出水・則另有說・即所謂安置陰溝者是也・

一安置陰溝之估計・陰溝之設・尤宜以水量容積爲準・城中人烟稠密・當以六尺對徑之水筒爲宜・然以節省經費起見・姑暫準三尺對徑估計之・茲擬陰溝每段長四尺・下方用平板更以木支撐之・當較完固・其圖如左・（圖略）

二應填土方之數目・按自大聖橋至西水關止・計長一百五十丈・每丈除去陰溝・應填土十方・共應填土近二千方・（未完）

◎縣會三臨會之召集期

▲十二月一日

南通縣議事會・原擬於夏曆本月初八日・召集第二年度第三屆臨時會・茲聞該會因查詢灶地契稅稅則一案・總場長挂准縣署公函後・昨令行各場查報・迨其呈案咨縣・展轉答復・至少尚須十日不得不將會期展寬・豫爲經濟時間之計・故除函縣轉催速復外・一面改訂於十二月一日（即夏曆本月十六日）召集開始云・

◎函知撥餉加多之緣由

▲通總商會與南通縣公署會銜通知如泰靖海四縣知事—七十六旅軍餉派數加多—係徇張軍長之請

通如崇海靖五縣分認籌撥七十六旅軍餉・原議係照留防二營估計・旋經張軍長商請總商會及處知事照全旅估計分派・總商會遂會同各商會呈報省長及分致各縣文內・將數目增加・其報省電文已誌昨報・茲悉總商會又會同本縣公署・將增加緣由・函知如泰靖海四縣知事・以免誤會・函云・「逕啓者・案查前因江浙戰事重開・原駐通如海靖泰七十六旅軍隊・暨水警警備各項餉需・軍事時期・誠恐省署不及兼顧・地方攸關・當經敝商會同敝縣函邀各縣縣長各商會・於本月六日共同討論暫維軍食辦法・從十一月起・由各處分認攤借在案・惟七十六旅軍餉・原議僅就留防二營估計・嗣張軍長奉令調回原防・而屬將原有各營一併估撥・爰經敝處權將應加餉銀・就各處原認數內攤加勻認・併爲一案・已於文日由各商會聯銜電呈省長・並分函查照・惟與原認餉數不符・恐勞函詢・用特聲明情由・分函備達・即祈查明辦理爲荷・此致・」

◎城區陸洪閘警所恢復

▲警廳任馬海如爲巡官
▲地方開會歡迎李廳長

本縣城區陸洪閘警察派出所・籌備恢復・已於本月十七日正式成立・上午・李廳長率同劉督察長・丁技正・胡署長・錢署員・乘座汽車・前往該所・車抵北市稍・巡官馬海如率長警鵠立迎迓・地方士紳亦相率迎迓・李廳長下車後・由警董鮑敏之等導至派出所（即龍王廟）休息・旋即開歡迎會・首由李廳長演說・畧謂・鄙人此次前來貴鎭・辱承父老歡迎・至爲感愧・惟地方設警・原爲維護治安起見・如果逾越常軌・爲害地方・則有失此次歡迎之本旨・而亦背鄙人恢復本所之初心矣・今特與地方諸父老約・如有警官不道德之處・儘可前來聲訴・務期革除歷來之惡習・而爲我警界立一新紀元・是則本廳與地方所共負之責任也・次即劉督察長演說・畧謂此次貴鎭警區得復恢復・實由本廳丁技正暨嚴逸男鮑敏之諸君籌備之功・鄙人得躬逢盛舉・愉快無量・設警本旨・敝廳長已詳細宣告・望地方父老勿負敝廳長之諄諄誥誡・則幸甚焉・次胡署長演說・詞意與廳長劉督察所言・大致相同・不再贅錄・次警董鮑敏之代表地方致謝・畧謂・本鎭警區・久經停頓・今蒙李廳長委派丁技正前來籌備・事事均仰體地方公意・實爲紉感・而馬籌備員於募捐時・心氣和平・亦殊得力・今日開幕・又聆廳長訓言・與警官及地方應仰體斯意・以造成一模範警區・庶不負今日廳長與地方恢復之本意也・言畢・奏樂散會・休息片時・警董公宴李廳長暨劉督察丁技正胡署長等・席間談論甚爲融洽・旋即攝影而散・

▲典業公會查報近五十年間之洋價

▲僅查得歷年大概情形—按月零數時過時移實難調查
▲縣署請議會討論—田房典價折合銀元能否據此爲標準

本縣議事會前議決諮詢田房典價取贖折合銀元案・當即抄粘議案・函達縣署・處知事准經函請南通典業公會調查三十年內逐月典當洋價表・送縣核辦・現典業公會遵將十一年冬間查報之洋價清單・照抄一份送縣・處知事據查該項清單・係屬大概情形・能否供取贖與產者援爲依據・仍應請縣議會討論・昨特抄單函致該會・函云・「逕啓者・案准貴會公函第九號內開・本會於本月十九日開會議決諮詢田房典價取贖折合銀元案一件・抄粘議案到縣等因・准此・當經函致南通典業公會調查三十年內逐月典當洋價表送縣・以憑核辦去後・茲於十一月十五日准該會復稱・竊奉大函、准南通議事會咨請調查近三十年典舖洋價・屬即查明具復等因到敝公會・奉此・查民國十一年冬間・曾奉鈞函・飭查前項洋價・當

文藝

南通報附刊　乙丑第一四〇號

文

浣溪精舍記

滄翁

谷城梧支里天德之山浣溪出焉水石之勝殆冠湖南安氏家於其地奉先祖高麗文成公之廟每歲春秋之釋奠致嶺湖多士參祼之盛其後承之傑有曰垣子精者自號憤菴聰明好學爲倪宇郭公之高足弟子間關一蘆蕭洒名曰浣溪精舍遠近從學之人於是乎益衆一日憤菴君思記其舍介許翁宋瑞以請於余余爾宋瑞曰憤菴醇儒也聖賢之籍既已靡所不精天下之義理既已靡所不究記其宮室宜無俟於人而必欲得余之記者奈何宋瑞曰憤菴固好子之文也且當今日故邦興廢之際有所感於子之遠跡他邦有似乎箕子之徒也余矣曰余之似箕子徒豈若憤菴君之學孔子哉抑箕子以殷之宗室不能廢紂立微子以錦禍萌而其終也只自逃於朝鮮萬山之中則其道止於貞潔而已若孔子之道則豈不大哉金聲玉振而集群聖之大成天下之鰥寡孤獨廢疾無所告者視爲吾身之病矣崇文而未嘗後武以撥亂反正爲必行而不可已者故其與子路言兵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於會夾谷以出奇之兵戮俊之刑折齊君臣而反魯田而陳恒之弑君也又嘗朝服告君而請討之此非眞正大之英雄哉憤菴君能善學之而不如後世一凡人之視爲柔靜枯淡之道則其於今日所處之地必將慷慨磊落剛堅耐忍能讓能柔能弱一蠖一龍有不可測者然則彼天德之山浣溪之水所謂立灋千丈胡床白石之奇勝豈足以蜿繫其身而余亦何必以吶吶之辭而爲遽然之論定也哉宋瑞曰子之說近矣遂書以遺之

詩

示內（集女賓看桃花）

嗇翁

春到吾家樹藹妍耕衣百隊絳宮仙
新花合有新詩賞好乞珠璣一兩篇

嘉應古君公愚寄譚玉笙樂志堂集乞朗題其首

嚼叟

兵戈吳粵歎淪胥海舶輕艷倚舊書
是大營愁不去何門更可歛衣裾（君館廣東大學余館東南大學近以兵警有長途之戒）
承平文物體裁工蕉荔丹黃陸此翁酷似錢唐吳祭酒喜採粵雅撰綵雄（玉笙詩文絕似吳穀人祭酒別有粵雅堂書跋可以不朽）

園居初夏

烈卿

夏至南風不費招年光流轉到芭蕉
夜來雨挾輕雷過洗卻紅綃換綠綃
蔓引龍蛇出樹頻花披瓔珞遠無天
小園展得西南角應就藤陰補數椽

詩話

崇州詩話（六）

陳星南先生著

王荆公集中有平甫如通州寄之詩云北山塔落水崢嶸夜見揚帆出廣陵平世自無憂國士求田應不忤陳登平甫如通州不知何事味詩落句或如東坡欲買田陽羨之比未可知也攻求田一事荆公屢用之如云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舞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以上四詩碧溪詩話備舉之矣而獨遺寄平甫之句蓋亦偶疏其謂荆公力欲轉此一重案識先得我心之同然矣

筆記

申君寤言

延卿顧錫爵遺著（未刊稿）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二七）

初二日　孟要觀畢戰問井田之法知井田之法戰國之時尙可行也井田旣不可行而唐人有限田法亦尙可行也限田雖不能使貧者得田如古文王制民產之最平然猶能限富人不得多占富人不得多占是猶爲得平而天下亦得平之平也彼西人不知乃疑我井田爲蜂道而曰不可行此在今日雖可言而我以爲非者阿非利加美利堅之空閒地乃正可行耳　古人有粟米之征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最爲平允而本朝殷無力役之征此爲大彀夫天下之民每民一歲用其四五日不爲苛也而天下幾無不舉之功矣今乃恐其擾而一切用僱所費不可支則相率而安於苟且而河工路政一切要公因而廢者必多故天下有名爲寬大而實有害於政事者此類是矣此事亦西人所不知頃者都門議建正陽門之更樓估價至一百萬鍰斥爲大妄而大官貴人乃以我爲妄我則詰之曰設使今日欲建此都城將舉天下之進欵不能成矣於是貴人臨目不能答也

初三日　孟要子言力役之征不可無但此事自王荆公改僱役始當時溫公以爲可行而蘇文忠不以爲然世人多是溫公行之至今究竟何如夫天下之法有利不能無害亦在行之者何如人耳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此理殆不可恃也此正所謂逆詐億不信先有成心於中故遇事反可失實而廣漢由此而敗然廣漢自是難能之才豈非人主所當愛惜而賞識者耶

初四日　孟要陽明先生有言仲尼之於六經皆刪之使簡耳此言殺不覺其精今乃覺之矣夫天下要言妙道必簡而后可貴亦必簡而后可久今天下之文旣煩則必多虛浮僞雜而文之將亡也明甚如有賢者辨別其雜僞而存其眞豈非聖賢之業哉朱子於孟要其猶此意也夫

選著

如何纔能完成「國慶」的意義？（七）

梁啟超

（在北京清華學校講演稿）

但是這辦解在天理人情上能彀容許嗎？將來永遠幸福這句話，根本上己自不能成立，『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無論何時，總不會有萬人圓滿的幸福，最良的政治，不過爲「當時此地」之人民求得比較的幸福，便算盡責，到社會情狀變遷，應該怎樣的增進「那時彼地」的幸福，自屬那時彼地的政治家的責任。若把現代人幸福一切不顧，說該滅絕了他們，他們的苦痛是將來幸福的代價，天下古今斷沒有如此而可名爲政治者。現在共產主義已變成「新經濟政策」了，紅色已變成灰色了，將來幸福仍是遙遙無期，死去的一千萬冤魂向誰償命？嘻！「一將成功萬骨枯，」共產黨人固大處成功，所難堪者人民而已。平心而論，這種手段的分寸，本來很難確定，凡政治上一種改革，總要有一部分人受苦痛，或者將來的利益爲現在多數人看不出，『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這都是免不了的事，政治家瞻顧太多，便會一件事都做不成，雖然，最少也要自己立個防閑，愛兒子要兒子學好，罵他，打他，乃至監禁他，都可以，若把他殺了，還說是愛他，無論如何總說不過去。這種理論一昌，徒供野心家「芻狗百姓」自謀私利之具，有心人萬不宜出此。第二件，和自己從前的言行相矛盾的手段絕對不能用。政治上善惡利害本來沒有絕對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如何主張，當然從人。但自己曾經主張過的事，便是把自己將來的行爲加一層束縛，不能任意變更。例如金佛郎案是否應辦，另一問題，但以去年曾發通電反對此案之段祺瑞忽然辦起來，總是不作興的。又如段祺瑞張作霖是否可以做政友，另一問題，但以對德宣戰時曾經宣言討段討督軍團而且始終標榜打倒軍閥的孫文忽然鬧起三角同盟來，總是不作興的。（諸君勿誤會我並不是挑剔這兩個人，因爲要舉出人人共知的近例，不得不引及，）要之政治家若爲一時的利害拋棄自己的「言責」，成功與否尙不可知，先把自己的人格價値喪失了。有志政治的人，眞不可不引爲厲禁，第三件，違反倫理的手段更絕對的不能用，政治家以忠於國家爲唯一的倫理，起碼，斷不能爲別國人的利益加本國以損害，犯此者謂之謀叛。現在正有人在外國政府及軍官監督指揮之下。帶着成千成萬外國人或甘心服從外國的中國人來占據中國土地殺戮中國人民，這是那一位政治家的「一時政治手段」惹出來，現在也不便深問了。頗聞這個外國以此爲未足，更廣用金錢來收買學界青年，青年中受其誘惑者且已不少。我很盼望這種風說完全靠不住。如其有之，則小之侮辱我們青年個人的人格，大之侮辱我中華民國全國民的人格，以言國仇，仇莫大於是。青年裏頭若有一個人因此賣身，便是玷辱炎黃以來祖宗遺體，把中國人的沒志氣沒出息暴露於世界，以言國恥，恥莫大於是。　（未完）

恒昌祥綢緞洋貨號　廣告

本號開設南通城內東大街大聖橋東首坐北朝南樓房門面發售各省紗羅綢緞歐美呢絨嗶嘰洋貨布疋兼售盆桶嫁粧定價特別從廉照碼無折無扣現洋足尺加一以答惠顧之盛意焉